

我们几次擦肩而过

索南才让印象

□韩松落



甚至语言的联系的割断和重建,也是这种理解的一部分。当有读者问,为什么他的小说有些地方,读起来像翻译小说的时候,索南的回答是,因为汉语不是他的母语,他是在上学之后,以及步入社会之后,才开始学习说普通话,他用汉语写作,其实不是用母语写作。这很难说是缺陷,两种语言方式的比较,和语言相关的思维方式的对照,可能会带来意外的创造力,就像他小说中那些朴实、平静而又奇怪的表达方式,和异乎寻常的节奏感。

埋设在庸常生活,“胆子更大”的生活下面的,其实还是人和土地的关系。《我是一个牧马人》里,主人公读《冷山》,看到第二章《手掌下的土地》,讲述英曼在伤没好的情况下,就从医院跑出来,翻山越岭地回家,他认为这写的是英曼和土地的关系,也联想到他独自在草原上穿梭的经历。生活在这片土地上,就不可能离开它的塑造,就不可能接受不到来自大地的感应,那些酗酒的、赌博的、家暴的,那些撒谎的、欺诈的、盗窃的、动刀动枪的人,都和大地有关,都和大地同步杂芜,同步衰减,同步败落,一荣俱荣一损俱损。索南甚至不用写大地,不用写草原,不用写晚霞时刻,不用写过去,不用耿耿望向将来——那不是他的风格,只要写下这些又坚实又坚韧的,又破败又落荒而逃的就足够。

福克纳的小说《熊》里,少年艾萨克跟随老猎人,去大森林里追捕一只巨熊,福克纳开宗明义地说明了这只熊的意义:“在那片土地上,这只老熊却享有盛名,在这荒野里奔跑的甚至都不是只会死的野兽,而是一个从已逝的古老年代里残留下来的顽强不屈、无法征服的时代错误的产物,是旧时蛮蛮生活的一个幻影,一个缩影与神话的典型”,它是一个幽暗而庞大的存在,人们每年一次的追捕,更像是一次拜会,甚或一个仪式,而在一次次拜会中,人们感受到的却是它的衰弱和削减,这是这个故事最让人惆怅之处,也是同样书写土地和人的索南才让的小说,在精神上让我觉得熟悉的地方。

韩松落,作品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大家》《天涯》《花城》等,并入选2021年“《收获》文学排行榜”。2004年开始专栏写作,曾在百家媒体开设专栏,著有《为了报仇看电影》《我口袋里的星辰如沙砾》《故事是这个世界的解药》《越爱越懂爱》《老灵魂》《我们的她们》《怒春春醒》《上帝是个不合格的药剂师》《格莱美的欢呼》《春山夜行》等。音乐创作方面,曾推出EP《时光机》和由星外星唱片公司策划、制作和发行的《靠记忆过冬的鸟:韩松落作品集》。多项电影奖评委,《GQ》中文版2012年“年度人物之专栏作家”。

在新近一期《南方人物周刊》上,看到孙凌宇老师写索南才让老师的文章,其中有一段提到我,这段文字让我大笑出声,因为当时的情景的确如此:“八月份上海书展的对谈活动中,嘉宾韩松落特意提前统计了书里出现的死亡方式,并在现场用报账单一般的口吻诵读,‘冻死一次,猝死一次,被牛撞死两次,从马背上摔死一次’。”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索南才让老师,也是我唯一一次见到他。在那之前,我们几次擦肩而过。他的前一本小说集《找信号》,和我的小说集一样,同在译林出版社出版,责任编辑都是黄文娟老师,出版时间也非常接近,宣传活动也都是前后脚,所以就这样的机遇:我在译林社拍摄宣传视频的时候,编辑和新媒体运营的老师告诉我,前几天索南才让老师刚刚在同样的位置拍过视频,参观译林社陈列室的时候,王笑红老师说,索南老师也来过这里,在几个活动现场,一进门的书堆上,还有索南老师的新书。但直到八月份,我才和索南老师在上海书展的活动中见面。

为了这次见面,我虽然不至于连呼吸都反复练习,但也认真读了索南老师的两本小说集,以及另一位嘉宾方岩老师的书和许多访谈。结果非常惊人,活动那天,我们不但在很多看法上达成一致,我和索南老师还不约而同穿了同样颜色的PoLo衫,同样颜色的裤子鞋子,甚至头发都梳向一个方向,王笑红老师和黄文娟老师笑说,简直是“Ctrl+V”的效果。

但那次对话中的“报死亡账单”,却是由来历的。之前读艾丽丝·门罗的小说,也看到有人从各个角度分析她的作品,其中有一个视角,是从死亡方式出发的,她的小说里,逃离小镇的人,往往死于各种“现代方式”,例如飞机火车失事、罹患癌症、海难溺水等,而留在小镇上的人,往往死于各种“古典方式”,各种自然因素,例如天气灾害、动物袭击等等,而我在读索南老师的小说时,也用了死亡方式作为参照。索南说,这确实是高原牧民日常要面对的环境考验,“青海经常会有洪水,还有闪电,被雷劈死、被马摔死的,各种意外都存在”。

而死亡方式……其实就是我们和土地的关系的最极端表述方式。索南的小说,最打动我的,就是他反复地,以敦厚却也急切的方式,以自然而然却也精心布局的方式,讲述的人和土地的关系。这是当下的作家,甚至很多写乡土的作家,也不大讲述的主题。但基于西部整体的“慢半拍”,西部作家还在讲述人和土地,索南也还在讲述人和土地,虽然也讲述不了太久了。孙凌宇老师写索南的那篇文章题为《写最后一代游牧人的故事》,但其实索南写的不只是游牧人的故事,而是最后一代和土地发生关系的人

的故事,甚至有可能,是最后一代人的故事。

说起西部,这些年,看了很多写故乡、写西部的文章或者电影,最大的感受是,这种写法和拍法,对故乡更多是损害。因为他们是用一种简单的、陈旧的、约定俗成的方式去写、去拍,他们的写法让人们发现,从那些地方走出来的你,热爱那些地方的你,并不是现代人。他们写作或者拍摄的起点,是和前来观看的人的一份契约:这是奇观,这是他者,你来观看,你来施以“游客凝视”,我们共同商定这套奇观的细节,商讨一套最容易被理解,最有可能被接受的特性,从此贯彻执行,反复强化,节约彼此的时间,并获得最大公约数的认可。甚至,在商讨中,我也可以放弃我的发言权,你来制定,我来执行。

当一个人开始讲述故乡,就成了故乡的流动博物馆,当一个人热爱西部、讲述西部,就成了西部本身,他们不知道自己责任重大,他们不知道,自己签下的那份“故乡凝视条约”,只是在反复说明:对,我就是这样的,我的故乡还没有能力培育出一个现代人,没有能力让人成为复杂的、多义的、多面多层次的,来,来观赏我的简单、原始、纯真吧,来投以游客凝视吧。看起来热情天真,其实是不道德的。当然,要想道德起来,需要能力。

所以,每每我在那些写故乡的文字里,看到大姨、四姑、远嫁的小姐姐、衰败的祠堂、小溪、荷塘,过年回家时候的一点哀伤;或者草原、山岗、月亮、羊群、老阿妈、卓玛、阿娜尔罕,没被现代城市污染的人际关系,甚至大肆传播“西部人性格淳朴善良,热情好客,只要你走进他们的毡房,他们就会杀羊招待你,不要一分钱,也不问你什么时候走”。每每此时,我心里就“咦”地一声,觉得他们签下的这份条

约是不平等条约,是以明信片的方式,对家乡进行了二维化。当然我也知道,首先得以各种方式,“先把人吸引来”,就像各种文旅招商策略书里写的那样,但是,人来了之后呢?人来了之后,看到毡房后面也有电线,牧羊姑娘在做直播,牧羊小伙的袍子下面,露出的是穿着限量版运动鞋的脚,司机在跟你谈流量转化,大概率是会失望的吧。

那种风景明信片式的写法,常常让我想起《乱世佳人》里艾希礼的内心独白,他意识到,南北战争带给南方的,是“一次诸神的黄昏。不幸的是,我们南方人并不承认自己是神”“战争教会我明白,我之前的生活不过是创造了一个自己的世界,里面都是些梦中的人物。它教会我真实的人是怎样的,却没教我如何跟他们一起生活”。

从这个层面上来看,索南老师的小说,其实是不讨喜的,因为里面没有“梦中的人物”,没有“故乡神殿”上的那些金身脸谱,没有能够满足游客的一切奇观,甚至没有风景,没有对植物和地理的充足描绘,让我这个自然文学爱好者都感到失望。他常常说,他是读着武侠小说,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,“香港的警匪片、TVB古装打片伴随了我的成长”“我接触的第一本书是《天龙八部》,我拿着那本书去放羊”,但他的小说里没有传奇,没有英雄,他“并不承认自己是神”,他甚至没有起过这样的念头。

他的小说里,有放牧、打猎,但更多的是和别处一样的庸常生活,吃饭、酗酒、娱乐、赌博、偷情、盗窃、欺诈、死亡、自杀,以及大量琐碎的、并无深意的打牙擦嘴,看似俏皮,但却没有幽默感的调情。人和人之间,有交心的时刻,也有妒忌、诽谤、暴力、霸凌,有淳朴善良的一面,也有狡诈残忍的一面。《圣人画像和象牙麻将》里的主线,是妒忌、偷

情,和一次盗窃事件,《荒原上》的关系主线,其实是一场持久的霸凌。《接下来干什么》里,“过来一个戴着贼娃帽子的人,在我的大腿上捅了两刀,一刀很深,我清晰地感觉到大腿被穿透了”,“在荒无人烟的地方,人更容易产生邪念,胆子更大”。

在《荒原上》里,这种冷静的剖析,还不算太多,毕竟要“先把人吸引来”。到了《找信号》,索南对“草原上的庸常生活”的罗列、陈述和解剖,就再也无法掩饰了。《找信号》在普通读者这里受到的批评,多半和这有关。这还是草原吗,沉迷于酒精、赌博和台球的,这还是草原汉子吗?草原上怎么能没有牧歌而只有白噪音?因为失望,因为这个草原宇宙跌出了预期,很多人糊涂了,甚至表示“看不懂”。但我作为一个西部人,最喜欢的,最感同身受的,觉得最犀利又最深情的,恰恰是《找信号》给出的这些噪音(声音艺术意义上的噪音),这些痕迹,这些退化的大地,衰减的荒野。我完全没有看不懂,我甚至觉得这更好懂。这没有跌出我的预期,这恰恰在我的期待之中。

要看清楚故乡并不是神殿,故乡的人没有金身,故乡也在一条和世界同步的时间线上,就必须离开故乡,要在千里万里之外,带着怀念去审视,带着惆怅去解剖,把理所应当一点点消灭掉,在两种甚至更多种眼光的参照下去比较。索南在2008年离开故乡,去北京一家城雕厂打工,那一年,他家所在的地方才通电。这段出走时光,可以解释他的言行风格为什么不大像个牧区人,他端庄而谨慎,场面上的表达非常圆熟,也可以部分地解释,他对故乡的看法为什么是这样,而不是明信片式的优美和惆怅。所以索南说:“故乡是我写作的血脉,后来产生怀疑,牵引的线越来越微弱,离开后才能写故乡,才能理解。”